

达瓦更扎

■黄华春

沿着一根天梯,登上云顶,心儿,早已跳出了胸膛。

天空,在脚下,却又被阳光撑得老高。

蓝,一代帝王,牢牢地统治着天空;他的皇位,决不允许别人偷窥。这里的蓝,干净,深邃,霸气,让风抓狂。

一只虾,洁白,晶莹,剔透,从齐白石的笔下游来,在空中似醉非醉。

四周的山,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,围着达瓦更扎,跳着欢乐的锅庄。

一只只鸟雀,盘旋在千山万壑之中;它们的叫声,穿越了万年伟大的苍凉。

二

以达瓦更扎为圆心,以万里为半径,贡嘎山、四姑娘山、帕格拉神山……面朝达瓦更扎,默默地打坐,修炼。

风,似万千张嘴,诵得经幡雷鸣般响;风里带着万千支箭,直穿岁月的脊背。

一亿年来,每一座山,都不曾离开自己的位置。

每一座山,棱角突出,又各有千丘;棱角上覆盖的冰雪,闪烁着耀眼的光金;棱角下面辽阔的绿色,是它们博大精深的修为。

每一座山,都成了神山。

三

要与贡嘎为伍,要与四姑娘为伴,需要穿越一段荒芜之路,穿越一段无路之路,还要突破一层层云雾,耐得住亿年的孤寂……

梦里水乡大佛湖

■林梅

时光旖旎,山秀水灵。几回梦里,相遇大佛湖,似在一阙宋词中行走。她的清丽婉约,亦如藏在深闺千年的伊人。

何人解赏水乡好,佳景无时。大佛湖美在不论时日。

晴日,波光潋滟,水天一色。云彩投影在湖心,不着一色,不施一粉,俨然一幅明丽的水彩画。雨后,一川烟水,如梦如幻。置身其中,飘飘欲仙,更有一番神秘……

绿水逶迤,芳草长堤。大佛湖妙在动静相宜。

看湖面盈盈,如一颗颗无瑕的翡翠,不时闪烁着光芒。万鸟云集,野鸭成群。或翩飞,或栖息,或悠游,或嬉戏。夕阳西下,飞鸟与云彩共舞。几声欢鸣,无限生机与灵动……

荡舟湖上,一座座小岛款款飘来。轻柔的湖风拂过脸颊,淡淡花香满衣,沁人心脾。岸边细柳轻轻摇曳,婀娜多姿……

此刻,但愿是那湖畔掬水的素雅女子。明净的水照彻明净的心。想必你我,心有所向,便是长留于此。不染纤尘,一纸素笺,一支素笔,忆尽一世心之所喜……



初遇梁晓声

读书的目的,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,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,陷入泥潭时,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,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。

——梁晓声

2019年8月的一天,在乐山小表弟的家中,我见到了梁晓声老师和他的夫人。

一直都喜欢梁老师的作品。对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,我也像很多读者一样,崇拜名人,追读作品,甚至还有一种想亲见、想认识的冲动。那一天终于到了。

坐在梁老师对面,看着他、听着他和大家聊天。轻言细语,语速不紧不慢,时不时伴着浅浅的微笑,比划两个形象的手势。而最大的特点,是口头表述没一点语病,一字一句从他口中如行云流水般从容而出。

后来,在同梁老师夫人聊天时,得知老师就是那种思维缜密之人。前一句一出口,后一句仿佛就在那排队等着,一字接一字,一句接一句。语调的顿挫,那双温和地看着人的眼睛,使你有一种被宠、被尊重的感觉。这时候,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思维,在心里为他的句子打标点符号:哦,这里应该标逗号,这里该标句号,那里可以有省略号,那里又可以加着重号了。

梁老师的写作习惯一如他的说话习惯。梁夫人告诉我,老师写作不用电脑,常用铅笔在稿纸上写。他不停地写,夫人静静地坐在旁边不停地削笔。老师偶尔抽支烟,写,偶尔再抽支烟,又接着写。梁夫人极聪慧,她不仅是老师作品的第一个读者,并且还能站在读者的角度谈理解、感受,说体会。

我好奇地问,梁老师在稿纸的有限行距里,怎么做文字修改?梁夫人告诉我,老师的整个创作,极少有大段文字的修改、调整,都是落笔成文。整个框架的布局、前后的逻辑联系、情节脉络的发展等,都在老师的脑海中,像有一张图表,清晰、紧凑、缜密。我理解了什么是意在笔先。

聊天中,看到老师时不时地侧过头同夫人打趣几句,我不觉笑出来。这时候你的感觉是,对面坐着的,哪里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著名作家,分明就是一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的邻家大伯,你就愿意做在每天清晨,第一个问候老师“早上好”!临了还加上一句“嗨,今天天气不坏”的那个邻家妹。

有一个有趣的细节,闲聊中,老师突然问,咱们乐山的“跷脚牛肉”是怎么回事?表弟有点小调皮,煞有介事地说,跷脚牛肉就是吃牛肉时必须跷脚,架着二郎腿。梁老师知道小表弟有说笑的成分,他也笑着,慢慢问,这道传统美食怎么起源,怎么个做法,又是怎么个吃法,怎么就列入了乐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?我在想,所谓作家的创作素材都来源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,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平常的生活,特别是关乎基层老百姓的生活。

梁老师在做客《朗读者》时,董卿是这样介绍梁老师的——他是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,他仿佛就是这个时代的“书记员”。我在想,指不定什么时候,老师的笔尖也会记录下咱们乐山的美景、美人和美食的。

在《梁晓声人生感悟》一书的封面,梁老师对书名注脚了一句话,“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”。梁老师在《朗读者》中朗读了一则收录在小学课本中的《慈母情深》,他说:我的父亲,我的母亲,其实未尝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人的父亲母亲。董卿感慨地说,书是您精神的世界,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深刻影响了您,雨果也说了一句话:有了物质,那是生存;有了精神,那才是生活。

读梁老师的作品,观看由其作品改编的影视剧,我会随之感受到喜、怒、哀、乐。梁老师整个人也是我希望中的样子,我看着他,听着他,慢慢感悟他和他的作品,是如何走入社会、如何深入读者、又是如何触动人们心灵的。

我不由在心中念诵着梁老师说过的一句话:当书改变你的时候,你再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文学家就是这点好,生活中的痛,在艺术上能变成极致的美。

离开小表弟家时,我手里拿着梁老师签名赠予的一套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集——《人世间》。



夹江千佛岩景区

郭志全 画

槐花的记忆

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满树的槐花闪着银光,树影婆娑。微风吹过的时候,槐花纷纷落下,落在我们的发间,落在我们的眉头,也落在童年的心里。

那天清晨,我在路边不经意地遇见,一串细细碎碎的槐花编织的花环,放在一位老妇人的竹篮里。淡雅,素净,好似是从古诗词中,走出来的穿着白色棉布裙的女子模样,惹人怜爱。槐花,久违的槐花,一年能见一次的槐花,一下子又重新进入了我的眼帘,像一阵细雨,洒落在我心底,那样的香醇,勾起我难忘的记忆。

白居易在诗中写过:“蝉发一声时,槐花带两枝。”也有诗人写下:“黄昏独立佛堂前,满地槐花满树蝉。”

谷雨前后,正是槐花开的时节。

记得小学校园里有一大片槐树。记忆里槐树既没有梧桐树的雄伟,也没有杨树的挺直,更没有柳树的婆娑。它就那样以它固有的树的姿态,一年一度的开着满树满树的槐花。每到盛夏花期

来临时,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总是缀满树枝,一朵朵、一串串、一簇簇,掩映在一片翠绿中,绿白相间,格外柔美,整个校园的天空变得晶莹透亮。它没有桃花那样妖艳多姿,也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富贵,轻风吹来时,远远地闻到了它淡淡的香,若有若无,似远似近。

清晨走进校园里,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一阵一阵甜甜的淡淡的槐花清香,馥郁浓密,沁人心脾。伴着琅琅读书声,我的思绪早已飘到窗外。课间的时候,走到槐花树下,抬头望去,一片片的槐花像是天上飘下的云朵,又像是仙女弃落的裙裳。顺手摘下一朵槐花,细细观赏,朵朵的槐花像是一场香艳鬓影的聚会,簇拥着它的美丽和甜蜜。花瓣轻轻放入嘴边,一丝淡淡的香甜就沁入了你的心肺,顷刻中就醉在这一树细碎

迷人的槐花中了。

每当春雨过后,嫩绿的槐树叶儿更是鲜绿欲滴,像刚刚沐浴后的少女,出水芙蓉般,舒展着腰肢,看上去是那样的清新动人,又是那样的风情万种。一阵微风吹来,浓浓的花香更是裹着细细的雨雾,氤氲的弥漫着整个校园。闭上眼睛,深深呼吸,那槐花淡淡的幽香如笛声般悠扬,好似五脏六腑都被这些槐花香浸透,这时候置身于花香中,会让你消除一天的疲劳和忧虑。

槐花树下也是我们童年成长的乐园。记忆里,槐花开的时候,就是穿裙子的季节到了。每到这时,总会迫不及待从衣柜里翻出夏天的连衣裙,穿上母亲刚刚新买的漂亮凉鞋,和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来到槐花树下玩耍,有时踢毽子、跳绳,有时荡秋千,捉迷藏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满树的槐花闪

一台“母亲牌”电风扇

前不久和兄弟一道回家看父母,看见耄耋之年的他们正围着那台“新生”牌电风扇,不,是“母亲牌”电风扇在细细擦拭。父亲一边擦拭一边抚摸着电风扇说,他越来越觉得他就像那台老式风扇,只要能还能正常运转,我们的母亲就很高兴。

如果一个家可以建一个档案室,父母家那台落地电风扇一定首当其冲入选。

1980年,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全国如火如荼铺开。这一年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,就是分别多年的父母终于调到一起工作了。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父母商量也该适当提升一点生活质量,买一辆自行车。自行车在当年是紧俏商品,三大品牌“凤凰”“永久”“飞鸽”都需要凭票购买。

这一年,单位的副食店组织了一批“飞鸽牌”自行车销售,可以不凭票,但要外加搭两台“新生牌”落地电风扇。职工们开始都很兴奋,但一听要外加搭就不知所措了,为啥?因为兜里没钱。

当时的一辆“飞鸽”自行车售价大约160元,比父母每月加在一起的工资还高出了

差不多一倍,更别说还要搭售两台电风扇。多年以来,分居的父母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轻松,每月除了维持家用,还要寄钱回老家赡养两边父母,所以每个月攒一点钱委实不易。

尽管如此,父母却不想放弃这次购买自行车的机会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考上了10多公里外的县城重点高中,每周的接送就要指望那辆还没到手的“飞鸽牌”自行车。可算来算去,一口气买下自行车外加搭两台电风扇,还差七八十元,幸好这时有一家好心人愿意“拼单”,帮忙分摊了一台电风扇,于是父母只借了40元,连同多年攒下的钱,把一辆自行车一台电风扇迎回了家。

在黑白电视机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的岁月,自行车就是很多家庭的“大件”。相形

之下,电风扇永远称不上家庭的主角,但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它又不可或缺。所以一家之主父亲偏爱自行车,家庭配角的母亲则偏好电风扇,父亲有事没事保养自行车,母亲有事没事擦拭电风扇。

多年后,父母搬新居,不得不舍弃一些跟了多年的老物件,其中就包括那辆早已生锈的“飞鸽”自行车。这时候小汽车都不稀罕了,当年的所谓“大件”早已变成了过往,唯独那台“新生”牌电风扇依然被擦拭得一尘不染,被一同带到了新家。新家装上了空调,但很多时候母亲仍然习惯于用风扇,她在风扇吹拂下看书、带孙、照顾老伴,日子过得像轻风一样柔和惬意。

冬去春来,又是几年,父母又搬新家了。这一次家里装上了中央空调,跟了母亲几十年的那台电风扇确实成了

两难。我和兄弟提议扔了当废品,母亲却坚决不允,她不在乎宽敞整洁的客厅里多一台突兀的老式风扇,还打趣说要为这台老式的“新生”牌电风扇换一个“母亲牌”的称呼,言下之意,怠慢了它就怠慢了她老人家。

前不久和兄弟一道回家看父母,看见耄耋之年的他们正围着那台“新生”牌电风扇,不,是“母亲牌”电风扇在细细擦拭。父亲一边擦拭一边抚摸着电风扇说,他越来越觉得他就像那台老式风扇,只要能还能正常运转,我们的母亲就很高兴。

是的,一台风扇陪伴了父母40年,见证了一个家庭从清贫到逐渐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方方面面,它早已成为母亲的精神支柱,更是印证一个时代华美嬗变的家庭档案。